



抒怀

# 爷爷的自行车

怀化市鹤城区正清路中学 粟莹莹

来一声：“爷爷，快点！上课要迟到了！”自行车感觉到有一

起奏响了清晨之歌。

等自行车稍得喘息时，老人就已经把两个孩子抱了下来，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，拉拉孩子皱起来的衣角，把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扶正，拍了拍肩膀叮嘱道：“好好学习去！”“好的，爷爷，您回去注意安全。”说完，自行车和爷爷便一起目送小女孩拉着弟弟进入校门，直至两个小身影消失。

老人转身捋了捋头发，几串小水珠就这样滴了下来，那是露水藏进了老人的发丝。他搓了搓手，青黑色的手有了一丝暖色，于是便重新握住自行车把手，骑回家去。一到家，老人就拿出扳手和打气筒，把螺帽松掉的地方加固，又让轮胎吸足了气，才把自行车推入车棚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透进车棚的光似乎也不愿把目光停留在锈迹斑驳的自行车上，连接轮胎的螺丝帽也不知去哪儿了。从那啞哑的车铃声中，自行车在呐喊：“我没老，我还能跑……”

双手握紧了它的把手，踏板转动的频率也加快。车轮咕噜噜向前滚去，偶尔压到的小石子在橡胶皮质上发出凄厉的尖叫。

蜿蜒盘旋的山路上，偶尔还可以碰见别的自行车。车轮一响，那声音回荡在山谷，唤醒了山中的早晨。车上的人简单地打了招呼：“早啊！又去送孙子孙女上学呀！”爷爷回道：“小孩子学校远，现在有精力就送送。你小心骑车，我先走啦！”即便是晴日的早晨，风确实有些冷，掠过老人瘦削的脸庞，吹走了红晕，却吹不平老人弯起的嘴角。“抓稳了！前面上坡！”老人脚踏板的动作弧度更大了，像站起来了一般，并没有坐在车座上。整个自行车在突然的刺激下，有节奏地“咯吱咯吱”响，伴着后座传来的“爷爷，加油”

清晨的阳光穿透头顶的茅草屋顶，照在一辆自行车上，从它斑驳的锈迹上依稀可辨得一丝黑色。轮胎早已如垂垂暮年的老人，干瘪得没有一点生气。按动车铃，只听见细若游丝的声音，辨不出是老人哑着声音的呼唤，还是车铃最后的呐喊。爷爷的自行车——老了！

但我记得，自行车风光的样子。它那时身体格外健壮。身上被精心地打了蜡，抛了光，在朝阳下闪闪发亮。等它后座爬上了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，左边的箩筐塞下了一个机灵活泼的小男孩的时候，它就一路唱着欢快的歌出发了！握着它把手的，是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有几处茧还凹了进去——那是收割稻谷时，被刀刻下的痕迹。手背青黑，有几处暗黑，那是岁月在他手上留下的斑纹。这时后面传

感悟

湘南边地与两广的酿菜，着实富有趣味，也富有创意。

凡天然有洞菜蔬，必塞肉碎等细末以填之；未洞者，也有各种办法掏个窟窿眼。这便是酿菜。其品类湘边较两广要少，估计是地邻两广，习得那么一些气息。

个人初到湘边做客，便闻酿菜其名。大伙对酿菜的品论，大概分为：好吃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

当时，我不以为然。不足一月，单位食堂便出了一道。瞧着它，似圆又方，方而无棱，侧看似球，横看又分明成矩形，说是一块不若说一块，说是一块势必又将忽略它丸的一面，一时心中竟无一物能拟其形。目测体积，说宽也不若说长，说长又不若说直径，总之二寸许，夹在筷子前段，感觉足有三四两，颇费劲。可筷子夹取偏又不能用力，否则，估计它将立马表白，敞开心扉给你看。细细瞧，面上有凹凸细显，油光愈发泛滥。不留神被一旁胳膊肘一抡，竟夹它不住，一声闷响掉到桌面上。

惊羞未毕，旁边大姐已给我新取一个。重新把它一看，心里便忧虑起来了。总担心一个劲儿咬下，定有一股世上万物精华混聚的软物，从咬力成就的裂隙里鼓出来，当是好吃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？差点儿一阵哆嗦，幸好没有成形。

胡乱间吃下一半，意没有体出什么味。细嚼之，四座争相采访，“还不错，不错。”

日子如烟逝，转眼已经年。

多种酿菜早已亲尝。但酿菜的命名之法，我到最近才通晓。洞者填之，便叫酿。具体则以菜蔬名称加酿字，酿字可前可后。湘边多是酿字冠前，辣椒塞肉，酿辣椒；豆腐块掏个窟窿，塞一爪肉，酿豆腐；苦瓜掏空，酿苦瓜……

“你吃的那些酿菜算什么，我们这还有葱苗酿，你信么？”丹阳是地道的广西人，有一回她如是问。还有葱苗酿，我当然信。

大概是我贪吃而不挑食的缘故，酿菜上桌时，我更多的只是察其形色，思其背后。若论味道，我以为，只要是人们辛辛苦苦劳作，花心思做好的，哪有不好吃的。

对我来说，酿菜是趣味，更是智慧，要是农家自己动手所制，则最是勤劳。

安化县第二中学  
陈中飞

酿菜

生活

浓浓的冬天

新邵县教育局  
刘纪新

天气变冷了。早上起来，我从窗台上往下看，就见那些在街边行走的人们，身上的衣服都多加厚了。远眺屋前不远的赛双清公园，一片黄叶，慢慢从树上飘落，盘旋，盘旋，慢慢飘到正在晨练的老人肩上。优雅一生，纵然离去，也要来个华丽转身，留给世间一个深刻的美丽。

微笑间，我转眼看见了窗台上的一株万年青，青绿，青绿。我想，是不是它会像它的名字一样，万年青绿着呀，即使有一天，我化为一抔黄土，万年青依然青绿着，青得优雅，绿得青春。我敬佩着它呢。叶上的一滴露，看着我在笑，好像是在告诉我，冬天已经来临了。

随后，慢跑至公园。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，指着花坛里的一棵小树，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，红的花。”我也顺着小女孩指的方向看过去。原来是紫荆花，淡红，淡红，在树丛里探出头来，给这个初冬，一个惊喜，一个拥抱。

一位年轻的女子推着轮椅走过来。轮椅上坐着一位老者。女子弯下腰，贴在老者的耳朵上，说：“爸，冬天了，以后要注意保暖，多穿衣服才是。”女子的声音提醒了我，冬天来了。

在这个城市奔走，忙碌，早忘了现在的季节如何。翻开日历，呀，这么快，已是农历的十月了。按四季的计法，早已进入冬天了。难怪，太阳也渐渐冷清。你看，头顶上的太阳光，躲在云层里，羞涩得像个小姑娘。它也怕冷吗？我有着种种的幻想。

风，加快了速度。片片黄叶，在风中飘落，怀着秋梦，回到大地的怀抱，化作来年的春暖绿发。而此时，一丛一丛的紫荆花，却意气风发，在这个初冬里荡漾着，不随黄叶凋落。我想，生命的承接，总是你来我往，没有间断。自然，才更显魅力。

我想起了那句“枫叶欲残看愈好，梅花未动意先香。”残留在霜枝上的红叶越看越美，含苞未开的梅花已传来暗香。我想去寻找，去看看梅花，是不是真的含苞待放，迎接浓浓的冬天呢……

搭档

印象



吴海明/摄

回忆

## 火车上的邂逅

□ 殷建成

隆冬的一个周末，打扫车库时，在一只大红木箱的最底层发现了一沓书信。我数了一下有28封，信封背面还写有收到的日期，都是妻子写给我的信件。我翻开泛黄的信纸读了起来，那是妻子30年前与我相识、相知、相爱时写给我的信。蓦然回首，一切仿佛如昨。那是1990年的一个夏天，我在小站坐上一趟“慢火车”，去洛阳办事。当时，小站只有两趟“慢火车”，一趟往西，终点站是洛阳，一趟往东，终点站是徐州。上车后，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拿出随身带的一本《女友》杂志翻看起来。

座位对面的女孩看了我一眼说，能不能让我看看。我递给她，并打量了女孩，端庄、秀气，一头飘逸的长发。令人惊喜的是她也非常喜欢看《女友》，我们便聊了起来。平时她喜欢写写画画，是单位的文艺骨干。共同的情趣和爱好，使我们有一种相见

恨晚的感觉。不知不觉中，3个小时匆匆而过，她到站了。我嫌时间过得太快，临别时，我们互留了姓名、地址。

那时候，我在车站工作，回到宿舍后，和同事老王说起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心仪的女孩。他说，既然遇到了喜欢的女孩，你就大胆去追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给女孩写了信。可是，一周过去了，两周过去了，仍然没有收到女孩的回信。那时候的我真是如坐针毡、度日如年啊。她的可爱样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每天，当邮递员来小站送报纸和信件时，我总要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。遗憾的是，我在希望和失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同宿舍的老王开导我说，小殷，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女孩，就去单位找她。这一提醒，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几天后，我在小站坐上火车，去了女孩的单位。女孩的



同事说，她去郑州学习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女孩没有给我回信。也许，她看不上相貌平平的我呢？

回到小站，我鼓起勇气，给女孩写了第二封信。几天后，终于收到了她的回信。信中说，那天，我刚走几分钟，她就回单位了。从此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，慢慢培养起了感情。

再次在小站和她同坐这趟“慢火车”时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一年后，我们坐着这趟“慢火车”去领了结婚证，她终于成了我的新娘。

30年弹指一挥间。如今，小站的“慢火车”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。但是我非常怀念那趟“慢火车”，它承载着我的青春与梦想，更让我有幸结识了她——我的妻子。